

藏幽霸王岭

■ 李林青

多次出入霸王岭雨林。  
站在雅加瀑布或通天河瀑布脚下，心班会莫名摇荡起来，会在稟阴阳之气而生的流水面前有所感悟。手扞石门关，足跨百鸟坡，沐浴着地热温泉，感受吸附一切声音的空山能量体，一步步进入“金风未动蝉先觉”的境界。雨林中晴雨随时，四季景物由心，面对石屏如画，一线银练飞白，心灵终于回归到刘基先生那“悬崖峭壁使人惊，万壑长空抛水晶”的空明之境。入得山来，谛听鸟声，观赏流水，嗅闻百花，会让人不知不觉涤去心之尘嚣，忘了来时路。

悬崖之上，陆均松默然跌坐，浑身透着一股道影仙姿。依山势直下，隐隐传来的瀑布声仿佛已深深地沁入松风岩壑之中，沁入大山的肌理以及草木的枯荣。飒飒风叶落在水上，水面同时升起氤氲，身心的疲惫在慢慢消散。山上的烟和涧上的水在雨林中回环萦绕，雅加山庄错落的小筑俨然成了这幅水墨丹青的画眼。漫山遍野的绿，留下一条蜿蜒的霸道作为伏笔，不知多少豪杰走过，汲泉烹茶，曼舞太极，思接古今，感恩在雨林中遇见最萧疏的岁月。

雅加山庄的夜晚，天低月明，山风透着凉意，此刻的山神应该是睡着了，独有瀑布声依然琮琤如琴，如夜归人的脚步，不紧不慢疾徐有度。踏月徘徊的人，在意的是自己能够恣意知晓霸王岭的寂逸出尘，而不是它在地理标志上的名气。它内在的气度华美如幽幽沉香，如夺人心魄的降香黄檀，如黑冠长臂猿的旷远啸吟。此时的霸王岭雨林虽然并未名重于世，且游客寥寥，但它所潜藏的黎山的美，却依然拨弄着异乡羁客的心弦，或因此地沉香所萌蘖的缕缕幽香而更加令人怦然心惊。

瀑声、猿声、虫声、草木摇曳之声以及风声雨声，汇成演绎千年万年永不止息的雨林天籁。加上电闪雷鸣，大山里的负氧离子游走其中，在木质栈道上徜徉的行者，吮吸着弥漫在山野之中的浩然之气，身体会慢慢变得无比轻盈自在。时间在流淌，能量在转化，山光物态伴随着脚步迤逦前行。直至来到通天河瀑布脚下，在清澈明净的潭水面前，曾经的愤懑已几近释然。

在山中，用黎族人制作的陶器汲水，不仅可以贮藏月光，还可以贮藏瀑声，岁月留给人们的静谧已被萌动的心灵不动声色地赋彩留形。在深山藏幽径星月落幽涧的境界之中，枯藤昏鸦之景已渺不可寻。加上猿啼山空，龙潜奥渊，光影浮泛其上，天地之隐秘则悠然伸手可触矣。等到有一天人们在离山之后，偶然想起自己曾经遗落在山中的日日月月，则会油然嗅嗅发辫，嗅嗅衣襟，嗅嗅在入山之际所携带的书卷以及雨具之类，会隐隐闻到残留在其中的野草味、暴雨味、山风味，甚至还有栖隐的明月味。人生因为经历了许多形色而愈发有韵致起来。心相映照着万物，万物则汇聚于一心，在互印互证中得出本源的空相，终于无挂碍于山，无挂碍于水，无挂碍于思。一声猿啼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何其飘忽；一帘飞瀑垂挂山阿，形如布泻如银，何其晶莹。其中韵律，只有结庐作赋者得之。试问一生好人名山游的太白仙翁今何在，他是否仍流连在天涯的烟雨苍茫处？

行走在雨林，寻找梦中的蝴蝶，寻找濯我足浣我纓的流水。与山水为伴的人，何尝不是为了洗心——洗涤一颗疲惫的尘劳之心。夜宿雅加山庄的人，其身心会在不知不觉中淅濯。风动林樾离幽，动岩壑幽兰，动千里月光，动猿猴清吟，动漫漫秋思……身披月光的人，在山庄一隅静听山岳之涛，在浸透月光的书卷中，夹入不远处传来的清明瀑声。这时候一个人的阅读不会显得孤单，它更像是失眠之人与世之万类的和光同尘，不同的人 and 物都在霸王岭这座空山的怀抱中寻找慰藉，寻找适合自己歇息的雨舍烟村。

在静夜里，摄人心魄的瀑布在垂注。自然天籁是如此的绵延不息，它在涤荡着藁莱草木之根，芸芸众生之窍。空山一声猿吟，也不知阴去人世多少闲愁，抚平多少惶惑不堪。在松风乍起时，万壑千山都顺着心性呼吸，所谓大音希声让霸王岭变得更加幽谧。兀卧在山腰的巨石枕着流水，枕着月光，等待陆羽和皎然已逾千年。海棠在中天的月色中滴着甘露的清芬，暮年的苏轼自昌化军走来，掸落满袖的风华。一座山的宿命就这样肆无忌惮地立在天涯。霸王岭上不见霸王，只有月色、瀑声、林涛和猿吟——这是人间的至境。进入此山，以纯净之心，结识这里的草木，淬炼自己的情操，戴笠而行，追赶日渐远去的羲皇。

天风漫卷，关于雨林的言语，你听懂了吗？山上飘扬的经幡的草木，你是否听得见它们内心的琴弦？天地无今古，人生有荣衰。入得山去，人自山间归来，采撷春秋风雨，登临秋山遗胜迹，此心快哉。



《红梅》（中国画）齐白石作

春天的深夜，适合阅读李清照。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女词人，李清照跌宕起伏的一生，让后世对她的想象和建构带着一种旖旎的粉色泡泡。而春天的夜，姹紫嫣红皆融于一场黑色调里，哪怕有人故意使用元杂剧的“灰闹”（用石灰在地上画一个圆圈，古时叫“灰闹”，典出元代杂剧《包待制智勘灰阑记》），终究是石灰画的圈，受不得风雨的涂饰。

李清照人生初年的行迹，在史料中并无确切的记载，但有一点很明确，那就是她自幼丧母，因而，她的记忆里并没有多少母亲的印象。此外，父亲李格非长年居官在外，李清照的童年，是在山东章丘明水的祖父家度过的。祖父的书房藏书丰厚，门禁森严，唯独对李清照是完全开放的。在没有父母陪伴的童年里，李清照以自由率性的阅读完成了人生初年的成长。她博览经典，《周易》《礼记》《尚书》《论语》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。她甚至读了不少类似《柳毅传》《西阳杂俎》等子部小说。于是，每一次父亲回家时，她总能跟父亲探讨很多文学的问题，甚至《景德传灯录》这样高深的佛教经典都会出现在父女俩的话题中。女儿的早慧让李格非颇感欣慰，他或许会想起自己当初给女儿取名“清照”的初衷：希望女儿品性高洁，内心澄澈。作为学者，李格非对于典籍是信手拈来。“清照”源自两个典故：一是《水经注》里写夷水的“水色清照”，形容水流清澈明亮，映照万物；二是王维《山居秋暝》中的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。这样澄澈空灵的自然意境，与家乡章丘明水的清泉水互为印证，为女儿取此名，既解故土之念，又生发繁复的文学意象。而李清照的一生，似乎就是在为她的名字赋予父亲的寄寓。

大量的阅读让文学在李清照的身体里生根发芽。而在祖父家的日子，除了阅读，便是无忧无虑地出游，顺着家乡的绣江，一直到很远的地方。李清照的童年是幸运的，她生于书香浓郁的士大夫之家，父亲李格非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家，

林下风致

藕花深处

■ 杨道

苏门“后四学士”（苏门“后四学士”是宋代文学家廖正一、李格非、李禧、董荣四人的并称，得名于南宋韩淲《涧泉日记》，属元祐文坛群体，反映其与苏轼文学的传承关系）之一。苏轼自由与宽容的思想，对李格非应有一定的影响，这也是李清照得以在宽松环境下成长的原因之一。在祖父家时，她快乐地享受阅读与大自然的美好，春赏梅，夏看藕花开，秋有残荷可赋诗。她在四季更迭中完成了诗词之间的交接。这类似于一场及笄礼。这个时候的李清照，人生有了新的变化。元符元年（1098年），李格非回乡，准备携女迁往汴京。恰逢其好友晁补之在缙城（今山东金乡）守母丧。晁补之到明水探访李格非时，第一次见到了少女李清照。在晁补之的叙述里，当时少女李清照的天真烂漫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天真烂漫的少女李清照来到京都后，对于京都的一切都感到新奇。传记里记载，抵京几天后，是上元节。这一年的汴京很冷，风雪来势

汹汹。但这一切并不足以阻挡少女的好奇心，三五之夜，李清照头戴镶嵌着珠翠的帽子，头上插着金丝捻成的雪柳，欣欣然地出门，汇入街上热闹的音乐人群中。京城里的繁华是她在水明时从未见过的，她兴奋地吸收着这繁华的因子。她原本就是不受束缚的诗人，她对于一切新鲜事物都有浓厚的兴趣。她对于前代小说野史中的掌故和语言如此熟悉，而街上的热闹，似乎有野史掌故里的场景。她的好奇之心因此变得更为丰盈。她喜欢饮酒，有时“沉醉不知归路”。她的“打马术”甚至超越了很多男子，在《打马图经序》中，她描述了自己改造“打马术”的细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她在改造“打马术”的过程中还悟出了许多哲理：“慧则通，通则无所不达；专则精，精则无所不妙。”

在京都待了一些日子之后，她开始想念家乡的河流、村舍、飞鸟，以及那些一起玩耍的姐妹们，她忍不住写了一首词（《如梦令·常记溪亭日暮》）来纪念：

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。  
兴尽晚回舟，误入藕花深处。  
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。

这首词作大约创作于宋哲宗元符二年（1099年）。时间应在盛夏，湖上开满了荷花，李清照和她的堂姐妹们一起在湖上泛舟游玩。她们或许偷偷饮过一点酒，以致船往湖中越行越深，竟未察觉。兴尽时，才发现日已西沉。急忙掉转船头归家，却迷失了方向……作者以追忆的方式，细述溪亭日暮、沉醉不知归路的情景。兴尽归舟，却误入藕花深处，惹得鸥鹭惊飞。词中“沉醉”“误入”“争渡”等瞬时片段令人惊艳，而暮色与鸟色的视觉对比、鸟飞与舟动的动静映衬，都展现了少女活泼的野逸之气。

关于“溪亭”的归属地，后世有很多种解读。而无论哪一种解读，都承载着少女心底的秘密。李清照既是诗人，又是词人，在表达私隐情绪时，她似乎更多地使用词。对于词与诗的

区别，她在《词论》中作了论述，她认为词是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，与诗有着本质的不同。她强调词必须遵循自己的创作规律，尤其要严格讲究音律规范，以便能够配合音乐演唱。而诗则相对简单，没有如此严格的音律要求。她的词里，确乎如其所论，有着极强的音律感，譬如她的《浣溪沙·小院闲窗春色深》，读来起承转合，少女的惘怅情怀满溢而出：

小院闲窗春色深，重帘未卷影沉沉。倚楼无语理瑶琴。

远岫出云催薄暮，细风吹雨弄轻阴。梨花欲谢恐难禁。  
来到京都后，不知不觉地，闰中春已深。少女坐到琴前弹奏，琴声穿过细雨，风微微拂动，远山的云，眼前的梨花，都难抑春的逝去。它总是如此短暂。

父母强大的遗传基因使李清照天生就有极强的文学感受能力。她从提笔写词伊始，就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。从这个春天起，少女的欢畅里有了一些别样的情绪。李格非读到女儿的这些小词时，一定是十分惊喜的。他曾夸赞东汉蔡邕的女儿蔡文姬“中郎有女堪传业”——世人皆知他其实是借蔡文姬来夸赞自己女儿的才情造诣，这是公开的秘密。身为礼学家，他努力藏着心里的欢喜，把李清照写的这些小词携至礼部同僚中传阅，他特意隐去了作者的名字。李格非正在太学里读书的侄儿李迥，也带了几首隐去作者名字的小词去太学里与同学分享。

男性读者们凭着丰富的阅读经验，一致认为记述溪亭之游的《如梦令·常记溪亭日暮》为当朝的大诗人苏轼所作，而《浣溪沙·小院闲窗春色深》的文字风格，则类似欧阳修或周邦彦。面对种种猜测，李格非和李迥隐而不语。幸好太学里的一位大学生熟谙苏轼的书法笔迹，认为词稿笔触虽具遒劲之势，到底不脱女子的隽秀之气。至此，李清照的名字终于得以显露，一举轰动京师。

人生况味

山居图

■ 周华诚

人影在芭蕉树外的密林里闪现。穿白蓝格子外衣、戴帽子的妇人，左手拎一个布袋子，右手持一把柴刀，从密林里钻出来又钻进去。

那是拾板栗的人。

山中人迹稀少，板栗树与藤蔓、水竹、茶树、荆棘相伴丛生，丛林越来越茂密，渐渐遮蔽道路，人在其中行走已很困难。

板栗树高大，有的已有六十岁以上树龄。成熟的板栗从高高的枝头跌落，就落入密林中去了。捡板栗的人，全副武装，弓腰钻进丛林中去。

板栗果壳粗糙，布满了尖刺。从前村中年轻人多，采摘板栗要上树，用长竹竿敲打。老妇人和孩童，就在树下捡拾栗果。在树下是一件危险的事，须戴斗笠，穿厚衣衫，以作防护。否则带着尖刺的栗蒲不巧落到身上，那是吃不消的。

捡板栗的人，总会被栗刺一不小心刺中，避无可避。

为了一口吃的，总要付出点代价。不知道松鼠是如何避开栗果尖刺的。它们在枝头，颤颤巍巍，小心翼翼，双手或者说是两只前爪，与牙齿密切配合，仍可剥开栗壳。

松鼠坐在枝头吃板栗，把板栗壳丢下地来。

看见松鼠在枝头吃板栗，很多鸟儿也很羡慕。只可惜，它们没有尖牙利齿。

密林中有一些别的小动物，野猪，獾，黄鼠狼，野兔，蛇，蛙，有的要吃板栗，有的不吃；有的要吃吃板栗的小动物，有的就吃板栗的小动物的动物——说起来很混乱，也拗口。山里的事，就是这样，环环相扣，生生不息。

捡板栗的人须会选择时机。

如果晚上刮了一夜风，清晨早起去捡板栗，必有大收获。然而山里人，一个比一个起得早。有的人好不容易早起，到得树下，发现从林中已有捷足先登者。

板栗在吾乡是这样，树各有主，如果是上树去打板栗，必须是主人家才行。如果风吹雨打自然落果，则谁都可以捡拾，没有哪家树主人会说，这是本家的板栗禁止捡拾的。

这就很公平。

也就是说，捡是自由的，摘是不行的。

七八棵，十几棵，几十棵，再算上远处山林，板栗树约莫有一百棵。

捡板栗的人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有的人一日捡拾四五回。更有耐心的人则会在每棵树下逡巡很久。

因为阳光总是热烈，风也总是在动，就总有板栗从枝头跌落。

板栗的跌落，是栗果自然成熟后，栗壳爆裂张开，乌黑发亮的板栗就落下来。板栗从秋天跌落，是我从前写过的一篇短文的篇名。

从秋天跌落，也等于是从等待中跌落。

对于在树下捡板栗的人来说，美妙的声音，是板栗啪地一声落下，砸到枝干，砸到落叶。循声望去，乌黑的果实七滚八滚，刚好落到脚边。

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那颗板栗，正是为你而来。

若早一步，就入了别人口袋。若



《自然的和谐》（油画）陈显栋作

风物写意

梅香清寒

■ 吴建

周日在小巷里闲逛，转角处忽然飘来一缕清冽的暗香，循香而去，只见街边的绿化带内，一棵梅树开满了梅花，金黄的花苞缀在遒劲枝干上，像缀着点点星光。王安石笔下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”的景致，原是岁末最真切的写照。“插枝梅花便过年”，这是古代文人墨客过年最雅致的仪式。

记忆里的年，总与老屋后院的那株蜡梅分不开。进了腊月，父亲便会选个晴好的午后，搬着竹梯来到梅树下，踮脚折下几枝含苞欲放的梅枝。那时没有精致的花器，父亲就用空酒瓶，洗净后注上清水，将梅枝斜插其中，摆在堂屋的方桌上。梅枝高低错落，疏影横斜，正如林逋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描摹，顷刻间，简陋的屋子便有了清雅之气。我那时年幼，不懂“岁朝清供”的雅韵，只在课本中学过“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”的古诗，那清水养梅的虔诚，何尝不是对这句诗的朴素诠释。

后来读古籍才知，插梅过年的习俗，早已在文人雅士的笔墨中流传千年。宋代仇远有诗：“偶得数枝梅，插向陶瓶里。置之曲密房，注以清冷水。”寥寥数语，写尽了插梅的雅趣。明代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更讲究：“冬时插梅必须用龙泉大瓶，象窑敞瓶，厚铜汉壶”，要的是器与梅的相得益彰。而齐白石的《岁朝图》里，梅枝旁配着柿子、鞭炮，暖红冷香间，又添了几分世俗烟火。辛弃疾笔下“更无花态度，全有雪精神”，道尽了梅花的风骨；陆游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，则赋予梅花坚贞的品格。原来这插梅之事，可雅可俗，既能入